

有些画直到最后一笔,才知道明暗光影的意图何在;有些书翻到最后一页,悲伤的情节终于柳暗花明。

每至岁末,我们都会不自觉地有些焦虑,有些欣然,会想起年初时的那些目标,会暗自比较,达到了,实现了,还是其他。

朋友说今年是他人外出讲座最多的一年,可是一向守时的他居然有两次迟到,因为迷路,因为这条街道和那条街道的雷同,这座城市变得越来越缺乏细节。

写作也不能幸免,这种同质化正在席卷一切。一模一样的城市里,写作会逐渐变成一个想象性的写作。再好的修辞也是空洞的,因为没有实质的东西。

你的写作为什么跟他的写作不一样,因为细节不一样。没有细节不能写作。

白瑞雪从身份证上的你为什么那么丑,一步步带我们了解什么是“鲁棒性”问题,为什么“它”丑得讲科学,丑得有道理。还知道了一个新的理论——“乔哈里视窗”,在喜怒哀乐人间,缩小理想自我与真实自我之间的认知差距,接受不完美的世界与不完美的自己,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地过好每一天,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钥匙。

而傅楚楚所在的编辑团队,让我们知道,一本好书的面世,是多少细节的累加。“钱先生的外文笔记,其实是体现了做西方学术研究最讲究的方法以及最顶级的成果。”

看着她们,“不仅检查出了原图书名和作者名的拼写错误,还对体例进行了规范统一”,“影印时要将图片调整为版心统一的尺寸,同时保证影印效果清晰”,“还要一一检查为了读者查找方便设置的页眉、索引和总索引”。

读后竟然心生感动:比起每日轰炸、随意表态的网络读物,她们一定找到并享受着做回手艺人

其实,深入我们的过去,从不缺乏细节。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是细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是细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是细节。

这些细节,像一面面镜子,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传统中伟大的东西是什么,现在遗失掉的东西又是什么。

写作要变成行动,不是一天在纸上玩修辞。如果你是一个写作者,你必须首先是一个行动者。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古人早就说过。

微信圈里看到:当年他学画的时候,为了画一棵桃树在不同光线,不同时间里的样子,每天都到那棵桃树下去写生。整整一个月,他每天坐在那棵桃树下,看着桃花打苞,花瓣慢慢绽开,盛开,花瓣水润饱满,然后渐渐干枯,看着桃树在风里摇曳,在晴天,被蜜蜂和昆虫围绕,在阴天,有一种微微的颓废。他觉得桃树的样子,让他心灵越来越丰盈。

他也用这样的方式,用这样的耐心,去对着一座山,一片海湾写生。但后来,他成名了,成了著名的画家,每天都在赶作业,再也没有时间和心境,去坐在一棵桃树下,或者一个山谷里。他忽然发现,画画本身,带给他的那种愉悦,消失了。

这个故事其实也道出了写作者的心声。没有时间和心境,生活变得糟糕不堪,又哪来细节可言。

微语绸缪

身份证上的你为什么那么丑

白瑞雪

应”表明,人类脸部的静态图远远没有动态图好看,所以贾探春美在“长挑身材、鸭蛋脸面”,更在“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采精华”,王熙凤的美不仅因了“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更来自“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而拍摄证件照的我们不能眉飞色舞,不能用头发遮住壮阔的脸,不能化妆或佩戴首饰。在没有任何角度、修饰、遮掩可选择的情况下,工作人员——通常是对待拍摄与按指纹业务并无区别的警察叔叔,直不楞登拿相机对准你——通常是台市面上已经淘汰的老旧机器,一张伴随你几十年走南闯北的照片就这么草菅人命地诞生了。

发生这种惨剧的首要原因在于,美不美,从来不是证件照片的基本功能,证件照的价值是识别,也就是说,你得证明你确实是你。

中科院技术大牛牛世光老师是这样解释这事儿的:“同一人在拍照时,由于姿态、表情、光照、年龄等变化,拍出来的面部图像

在信号层面差别非常大。”山老师说了,目前人脸识别领域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鲁棒性”问题——文科生别吓着了,这个怪词儿翻译过来是:你拍个证件照嫣然一笑,照片原本应该是嘴唇的像素被填上了大白牙,等到下次需要机器识别时你又不笑了,这叫机器怎么准确、稳定地认出那就是你呢?

咱得包容证件照,它虽然丑,丑得讲科学,丑得有道理,此时丑的你属于基本配置奥拓,加上一瞥一笑生活动泼那是奥迪,隆重化个妆就办成了北京奥运。证件照啥个豪华配置,你倒是美了开心了,用于身份识别就难了,保护不了你的合法权益,还可能把你指认成在逃嫌犯啥的。如此想来,豁然开朗。科学技术不仅是第一生产力,还是优质的心理安慰剂啊。

然而!你是否想过,我们有没有可能确实那么丑?面对证件照的震惊,难道不是因为美图秀秀给我们背上了沉重的偶像包袱,以至于无法面对真实的自己?常年

镜子里搔首弄姿寻找最佳角度自我审视的我们,难道不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人类认识世界难,认识自我更难。我的朋友圈里有人常年贴自己PS得变了形也并非无美感的大头照,不胜其烦。就连张爱玲那样被大多数群众及她本人都认为很美的人儿,还被胡兰成一针见血地指出:“你的脸好大,像平原辽阔,山河浩荡。”拜托,人家张爱玲即使脸大,也是大境界的一股清流啊。

“乔哈里视窗”理论认为,人内心有四个自我:公开的自我,秘密的自我,盲目的自我以及未知的自我。自我认知的错位,往往发生在“盲目的自我”部分,其盲目性所及何止容貌。在喜怒哀乐人间,缩小理想自我与真实自我之间的认知差距,接受不完美的世界与不完美的自己,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地过好每一天,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钥匙。

当然,你还可以记住另一句话:人丑就要多读书,体肥还须少吃饭。

流年碎笔

钱锺书《外文笔记》工作琐记

傅楚楚



我和《外文笔记》责编田媛聊天,她提到自己在整理书目时,发现钱先生的阅读习惯是但凡读一套丛书,就要从第一卷读到最后一卷,比如歌德全集和莎士比亚全集,不会漏掉任何一卷,这说明钱先生有着近似“知识摄取强迫症”一般从头到尾通读下来,追求知识的广博和系统性。

我在校订法语书目时,钱先生阅读了圣伯夫所有的《周一的讨论》(Causeries du Lundi)和《新的周一》(Nouveau Lundi)。圣伯夫是法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人们称他是“二流的作家,一流的评论家”,就是说他自己写的作品不怎么样,评论别人的作品时却十分精彩,他的“周一系列”正是发挥了他的特长,每个周一在报纸专栏发一篇批评文章。要知道圣伯夫的周一专栏体量巨大,《周一的讨论》是1851年到1862年写就,共14卷,《新的周一》是1863年到1870年写就,共13卷,跨越20年的文章,卷帙浩繁,评论的人物涉及各个领域,文人士、帝王将相都有。

如此,读“周一系列”可以说是一种快速、深入,另辟径路的做学问的方式。田媛还回忆起她在书中经常见到一位英国女侦探小说作家多萝西塞耶斯的名字,这位作家在我国知名度不高,其作品还没有被翻译过。她的写作特色是灵活运用典故,去掉掉书袋,恐怕这一点也合了钱先生疏而不漏地摄取知识的阅读习惯吧。

记得在外语编辑们最初加入《外文笔记》校订团队的时候,两位专家莫芝宜佳女士和莫律祺先生对我们的工作是有着些不理解的,他们认为“我们已经把书目整理好了,商务直接拿去出版就好了,为什么还要编辑加工呢?”但当他们看到编辑给出的修改意见时,才心悦诚服,知道

我们的工作多么必不可少。

我们在校订目录时,每一本书都要去Google book检索一遍,必须查到那本书的封面以确定拼写正确与否(后来谷歌用不了,我们只能用必应检索,但数据库的效果大打折扣)。我们不仅检查出了原文书名和作者名的拼写错误,还对体例进行了规范统一。这里的体例,包括书名的统一(比如是有开头字母大写,还是每个实词大写)、小语种特殊符号的规范(比如法语的特殊符号在大写时到底保留不保留,这是两者皆可的,但在同一部书稿中必须统一)、日期的大小写和缩写标准统一、书名和期刊名正体和斜体的统一等等。由于涉及的语种很多,而每个语种又有各不相同的书写规范,所以我们经过讨论,最终确定了一个可以统一使用的规则,将所有语种以符合出版规范的形式体现了出来。

比起我们,责编的工作更为艰辛。初期要对211个笔记本和找不到上下关联的散页共三万多页笔记的正反面排序和影印,由于笔记本大小不一,影印时要将图片调整为版心统一的尺寸,同时保证影印效果清晰,而散页是正反两面写就的,对多语种笔记的排序也极为考验编辑的专业能力和统筹能力;要将48卷笔记各自编出的目录和总目录中出现的书名与笔记内容一一核对;还要一一检查为了读者查找方便设置的页眉、索引和总索引。

2016年3月,我终于拿到了《外文笔记》总索引的样书,看着厚厚三百多页的书目,我深知这一行行的字都经过了怎样细致的检索和打磨,也深知这浩繁的工作中会有不可预知的疏漏。

我希望这一部献给未来世界公民的著作,能在一代代读者们的检验中永远保存它的光芒。

辣笔小新

大明湖:济南的一面镜子

魏新

老舍先生客居济南时,对大明湖的印象没那么好。当时的大明湖似乎也很荒芜,只是土坝和田,所以他说,大明湖枉得一个好名字,“既不大,又不明,也不湖”。

但他深知大明湖对这座城市的重要性。泉、池、河、湖都具备,就能显出济南的特色和珍贵。后人对于大明湖的一次次改造弥补了老舍先生的遗憾,就像老舍先生盼望的那样:“把‘地’都收回,拆开土坝,挖深了湖身”,让大明湖“既大且明起来”。

凭一个人的文字,就能动员起政府部门去做实际工作,在这座城市,老舍先生之后,也就数前阵子的李铁柱了。大明湖,李铁柱给市委书记的信中没能提到开明湖门票的事,大概因为他是公务员,到济南出差,不能公款旅游,所以没能产生什么共鸣。事实上,对于生活中济南的人们来说,大明湖早就该免门票了。这些年来时不时传出要免门票的风声,无风不起浪,明湖水,浪打浪,这一浪终于把门票拍死在湖边上。

其实,对大明湖来说,免门票仅仅应该是一个开始,真正要让大明湖更大、更明,还需要更多的老舍先生,或者更多的李铁柱。

容我先用李铁柱的口气说一下我对大

明湖景区周边情况的一些感受。作为5A级景区,大明湖主要的出入口有西南门、南门、北门和东门。这几个口中,西南门的人流量似乎最多。但那个路口大概是济南最奇怪的路口之一,几条宽阔不同的路拧巴在一起,红绿灯有时候都难看清楚,平常很少有能顺畅通过的时候,到节假日,想从那里路过,几乎比“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都要费劲。

再说停车。停车难大概是很多城市中的景区所遇到的共同难题,解决不好,就会让很多自驾游的人望而生畏。大明湖景区的停车位自然有限,然而,更有趣的是,有时还会有一些临时的交通过规,比如去年还是前年,某个旅游黄金周,突然出台临时交通过规:不准在景区停车场停车。也就是说,要想到景区,必须把车停到很远的地方,步行过来。

这种简单粗暴的办法无异于剜肉补疮。如果这样就能解决景区的拥堵问题,干脆到了黄金周,直接禁止火车在济南停、飞机在济南落,就一了百了了。

让那些特别想来济南的游客直接跳伞,下来就是大明湖,下来就是趵突泉,也未必不是一个好办法。只是他们最好要学好游泳,再使出洪荒之力,才能如愿。

更关键的是,景区周边的改造和发展也落后了很多年。和免门票的西湖相比,西湖周边不管是餐饮,还是休闲娱乐,都已非常成熟。有高大的酒店,也有各种价格便宜的美食,还有特色民俗与客栈。而大明湖周边有什么呢?南边对着的曲水亭街里倒是有几家,但总感觉和大明湖没能连贯起来。最有名的芙蓉街上是臭豆腐风味儿,让人感觉大明湖周边的特色美食就是推着小车的烤面筋和铁板鱿鱼。

原本,泉乐坊是可以承担这个功能的,可以成为济南的新天地,一个酒吧餐饮集中的时尚高地,和平咖啡馆,孔雀餐厅都是相当有品位的。可惜,这种品位和周边的气质相差甚远。总觉得,还是露天烧烤或麻辣小龙虾才没有违和感。

收门票的大明湖不能留住更多的人,免门票的大明湖,希望可以引来更多的人。现在最关键的是让人来了,能留住,能记住,能再来,能常来。不光要人气,还不能气人。

我再用老舍先生的笔调写几句。客观地说,大明湖自然风光,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优势,不要说和西部的那些大内陆湖相比,和很多无名的湖放在一块儿,也显不出“大明”来。但大明湖之所以不是无名湖,

恰恰是因为它的文化背景以及历史内涵,如同西湖,有苏轼、白居易,有无数的人文墨客,让其满湖辞赋,动人无比。偏偏大明湖如今最有名的,是无中生有的夏雨荷,实在让人遗憾。

有了文化内涵的大明湖,就是元好问笔下的“红妆翠盖木兰舟。江山如画里,人物更风流。”没有文化内涵的大明湖,就是张宗昌口中的“大明湖,明湖大,大明湖里有蛇蝎,一戳一蹦跶”。

因此,大明湖要在文化上做文章,而文化绝不是免门票就可以做到的事。相比经济发展,文化更多的来自于积淀,不可能一下就叫人注目,但文化就像美玉上的包浆,不重视发展文化的城市,经济发展速度越快,越闪烁着刺目的“贼光”。

一座城市,提起文化,只有历史,没有现在,又如何让人相信它的未来。

济南不会再有老舍,也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李铁柱身上。但这座城市不能没有大明湖,就像每家都不能没有镜子。大明湖恰恰是济南的一面镜子,又太亮,能看到湖光山色,能看到似水流年,能看到人们的喜悦和憔悴,期待与焦灼。

千百年来,一直如此。

编辑手记

小说世情

失算的精明人

徐宁

余子衡遇到一件天大地大、十万火急的焦心事儿,一连几天不跑村里,就是跑乡里,绞尽脑汁找人说事儿。什么事儿:办个非转农。说得直白一些,就是把市民户口办成农民户口。

所到之处,无不碰钉子、撞南墙,个个都说不。

会说话、不刺激人的这么说:“历来只有农业户转非农业户的政策,还没有倒过来办的文件。”

不会说话的大老粗、专门兜售回药的,比如科主任,就这么回答:“农转非就好比拉巴巴,是顺势下行,你想办回来,除非能把巴巴坐回去。谁让你小子当年那么能呢?”

余子衡出生在华北平原一个叫余家庄的村子,先人世代务农。余子衡从小睿智聪慧,小学到高中一直名列前茅,可惜大比之年只差几分没上线。因家庭条件太过贫困放弃复读,选择休学务农。

即使种地,余子衡一点也不含糊。同样的土壤和条件,不是庄稼长得比别家好,就是效益比人强。为什么?他肯动脑子。他深知,种地离不开八字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一条做不到就不好使。除此之外,还要审时度势、经营有方。别人还按常规种粮食,他改经济作物,别人按节种植,他越季或反季,别人适时收获,他却杀青摘嫩。

后来,上级推广大棚蔬菜,大棚材料基本免费赠送,许多村民怕不会种或不好卖不敢要,他却一家搭了5个。一年下来,大获成功,并且带动了乡邻充当了龙头。再后来,他又发现种菜不如卖菜,于是弃土进城当了菜老板。先是开着农用车当台商,后来又租房占摊当坐商,等站稳脚跟,颇有积蓄之后,索性城里买房,把家人全部迁了出去。再后来,因为孩子上学需要学区房,也因他一直被看成城里人的心结,就给全家人办了农转非。这是十年前,转户口还要交钱,仅这一项就花费不下十万元。于是,他就成了村里的楷模,人们勉励孩子长大做事有出息,往往拿他说事。

不想平地一声霹雳,家乡突然出了件大事,把余子衡的优越感打个粉碎:因为治理雾霾,一个大型钢管厂由某大城市迁到这个,村子需要整体拆迁,大量农田被占,作为补偿,一座叫幸福新村的小镇平地而起。所有拆迁户根据原有住房面积免费分配,另外还按所占责任田面积补偿现金。

这不就是天上掉馅饼吗?可

惜的是,自己不在这块天底下。这就是余子衡着急上火想办回来的原因。

当然,余子衡是白忙活了,因为上级已经估计到这种情况会出现,文件细则特具体,管理特严格,走了回不来,回来也白来。

赔偿结果:每户平均现金百余万元,楼房2.5套,原有房产最多的人家,甚至得房十几套。这是个三线城市,市里繁华区新建房已达到一平米20000元以上,扣除城乡差价,这每平米价格也在15000元以上,这就意味每户均得赔偿在500万元以上。而余子衡在城里拼杀十年,无非住宅和门店各一套,总资产300万不到。到这一下子,他由村里首富变成了首穷,如同白白丢了几百万,懊丧的余子衡为此还大病了一场。

这年秋天,余子衡旅游散心,来到一个叫“天尽头”的地方。在酒馆喝酒时,遇到一个年纪相仿的游客也喝酒。小酒馆那晚就他俩,不由并桌到了。那人就说:“看你失魂落魄,恍恍惚惚,一定是遭遇天大打击,能不能说说?”余子衡把经过叙述一遍,然后质问:“都说勤劳和智慧是财富之源,咱可以说两者具备,怎就混得不如那些懒人、笨人。”论异的是,那人听了不但不动,反而放声大哭,表现比他还悲戚。

余子衡忙问:“大哥,你怎么了。”

男人抽泣:“同是天涯沦落人啊。”

然后讲了他的故事:“我来自一个大城市,具体哪就不说了。20年前,为了大展宏图,我卖掉城里的房子,单身去了Brazi,靠做网络工程师打拼。因为没有绿卡,20年来忍受排外和严打逆境,东躲西藏,忍辱负重,至今依然没有成家。到今天,终于挣了100万美元。”

余子衡说:“不错嘛。”那人说:“不错个屁。当我回来,发现这些钱在城里三环以内买栋房子都不够。而当年,在同一地标,我一处200平方米的独门大院才卖了60万元。这处房子是1969年,‘我们’也只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时,我爹花1000元买的回乡市民手里买的,两进带租房,谁知50年间,价值滚了10万倍。我交易的那个买主,拆迁时得到三环以内两套100平方米以上的新楼盘补偿,现价1000万元以上。就是说,当年我若不出去,老实在家呆着,即使好吃懒做啥不干,也比现在强几倍。你说我冤不冤?”

余子衡说:“时也运也,你冤我冤咱都冤,比那嫖娼还冤!”

于是,搂住那人也放声大哭。